

蒙古族文學研究

001321

蒙古族文学简史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族文学简史》编写组
蒙古文学研究所

齐木道吉 梁一孺 赵永铣等 编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呼和浩特

蒙古族文学简史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族文学简史》编写组
蒙古文学研究所

齐木道吉 梁一孺 赵永铣等 编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通辽教育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875

字数：250千 插页：2—6

1981年5月第一版 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350册（平）

1—1,000册（精）

统一书号：10089·203 每册：2.00元（精）
1.00元（平）

编写说明

一、蒙古族文学历史悠久、丰富多彩，具有浓厚的草原生活气息，鲜明的民族特色，几百年来一直吸引着各民族读者和国内外学术界的注目。我国解放以后，在全面搜集整理民族文学遗产的基础上，研究工作从拓荒阶段逐步转入了深入系统的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部《蒙古族文学简史》就是广泛吸收了三十年来的研究成果编写而成的。为了适应高等学校教学和社会各方面的需要，本书对古、近、现三代的蒙古族文学发展史作了一个简括的论述，时间从远古迄于建国。当代文学史拟另行编写。

二、编写此书经历了二十二个年头，七易其稿。一九五八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京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编写工作座谈会。根据会议“纪要”精神，当年组成了本书领导机构编委会，并组织编写班子，用半年左右的时间仓促写出了一个简略的初稿。参加这次初稿编写的有：额尔敦陶克陶（兼任组织领导）、齐木道吉、曹都毕力格、阿奇、胡尔查。嗣后又重新组织人力，由齐木道吉、梁一孺、赵永铣对初稿进行了五次重大的修改、补充和重写，额尔敦陶克陶继续负责组织领导，于一九六四年夏完成了一个当时认为比较成熟的稿子，准备公开出版。但是，由于随之而来的政治运动的冲击，计划未能实现。十年动乱期间，这项工作完全陷于停顿，直到一九七六年春才又重新开始，仍由齐木道吉、梁一孺、赵永铣三人负责编写。此后的两次修改主要是全面调整体例，补充新的资料，增写了若干章节，重新评价了大部分作家作品。一九八〇年底全书脱稿前，又由齐木道吉

核实、校译了全书征引的资料，由梁一孺、赵永铣统笔定稿。

本书编写修改过程中，院、所各级领导同志非常关心，从各方面提供了条件；一些业务人员也付出了劳动。其中，胡尔查、色道尔吉为本书翻译过有关的文学作品，道荣嘎、苏跃拉图协助搜集过部分资料。

三、本书的编写修改工作一直得到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内蒙古文化局和内蒙古文联领导同志的关心和指导。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学院、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的教师热情地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新闻出版部门的编辑，各文化单位的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负责同志和研究人员，曾经多次对本书的编写工作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意见。趁本书正式出版的机会，我们向这些同志表示深切的谢意。

四、历经二十个春秋的沧桑变化，本书的问世如能对蒙古族文学更加深入系统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对多民族中国文学史的编写提供某些必要的资料，对加强我国各民族文学的密切交流稍尽绵薄之力，这将是编写者莫大的慰藉。由于我们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不高，各方面的知识不足，本书的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一年四月于呼和浩特

目 录

编写说明

第一编 古代文学（？—1840）

社会文化概况	1
第一章 神话传说	10
第一节 神话传说的产生和原始氏族生活	10
第二节 关于蒙古族起源的神话传说	12
一、部落祖先的神话——《天女之惠》	12
二、《蒙古秘史》中的祖先传说	14
三、《史集》中的祖先传说——《化铁熔山》	17
第三节 关于牲畜保护神的神话传说	
——《吉雅其》、《保牧乐》	19
第二章 祝词 赞词	23
第一节 早期祝词、赞词的产生及其所反映的 生产和生活	23
第二节 祝词、赞词的演变	36
第三节 祝词、赞词的艺术特征及其影响	43
第三章 英雄史诗	46
第一节 史诗产生的历史阶段及其流传和变异	46
第二节 短篇英雄史诗	50
一、《勇士谷诺干》	50
二、《智勇的王子希热图》	53

第四章 长篇英雄史诗《江嘎尔》	59
第一节 《江嘎尔》的形成、流传及出版简介	59
第二节 《江嘎尔》的思想内容	60
第三节 《江嘎尔》的人物形象	65
第四节 《江嘎尔》的艺术特色	69
第五章 《格斯尔可汗传》	73
第一节 《格斯尔可汗传》的流传、研究和 内容简介	73
第二节 《格斯尔可汗传》的思想性	77
第三节 《格斯尔可汗传》的艺术成就	79
第六章 传记文学《蒙古秘史》	85
第一节 《蒙古秘史》的著述、研究和影响	85
第二节 《蒙古秘史》的思想内容	87
第三节 《蒙古秘史》的人物刻画	90
第四节 《蒙古秘史》的语言艺术	94
第七章 歌谣和格言	98
第一节 《金官桦皮书》和《阿莱钦柏之歌》	98
第二节 《成吉思汗的箴言》和《智慧的钥匙》	102
一、《成吉思汗的箴言》	103
二、《智慧的钥匙》	107
第八章 民间叙事诗	109
第一节 《征服三百泰亦赤兀惕人的故事》	109
第二节 《箭筒士阿尔戈聪的传说》	112
第三节 《孤儿传》	114
第四节 《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	119
一、内容和抄本	119
二、形象分析	121
三、艺术特色	125
第九章 历史传说和短篇小说	127

第一节 历史传说《满都海彻辰夫人》	127
第二节 短篇小说《乌巴什·洪台吉》	131

第二编 近代文学（1840—1919）

社会文化概况	135
第一章 尹湛纳希及其长篇小说	140
第一节 尹湛纳希的生平和思想	140
第二节 历史小说《青史演义》	142
一、《青史演义》创作缘起	142
二、《青史演义》的思想性	143
三、《青史演义》的艺术性	145
第三节 长篇小说《一层楼》和《泣红亭》	147
一、时代背景和故事梗概	147
二、《一层楼》《泣红亭》的思想内容	148
三、《一层楼》《泣红亭》的艺术成就	151
第四节 尹湛纳希对蒙古族文学的贡献	153
第二章 诗歌	155
第一节 古拉兰萨的诗歌	155
第二节 贺什格巴图的诗歌	161
第三节 丹金旺吉拉的诗歌	164
第四节 噶莫拉的诗歌	167
第三章 民歌	172
第一节 民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	172
第二节 反封建民歌《残暴的土谢图王》	182
第三节 反帝民歌《孟克巴雅尔》和《桑木布拉格》	186
第四章 民间叙事诗	191
第一节 民间叙事诗的基本内容和艺术形式	191
第二节 《诺丽格尔玛》和《达那巴拉》	196

第三节 《陶克陶胡》	202
第五章 民间故事	207
第一节 民间故事所反映的人民生活及其艺术特点	207
第二节 《马头琴》和《巴林摔跤手》	211
第三节 讽刺故事集《巴拉根仓的故事》	214
第六章 民间小戏	219
第一节 “安代”唱词	220
第二节 民间滑稽戏“浩都格沁”	227
第七章 说唱文艺	231
第一节 说唱文艺的产生和发展	231
第二节 好来宝	233
第三节 说书	237
第八章 文学批评	241
第一节 哈斯宝及其文学批评著作 ——《新译红楼梦》回批	241
一、译者和抄本	241
二、《红楼梦》人物论	243
三、《红楼梦》艺术分析	246
第二节 尹湛纳希的文学思想	250
一、有关文学的特点和作用的见解	250
二、有关文学创作的见解	253

第三编 现代文学（1919—1949）

社会文化概况	256
第一章 民歌	261
第一节 “独贵龙”运动的民歌	261
第二节 抗日民歌	266
第三节 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歌	270

第二章 民间叙事诗	276
第一节 《嘎达梅林》	276
第二节 《英格与勒城》和《格瓦桑布》	282
一、《英格与勒城》	283
二、《格瓦桑布》	286
第三章 说唱文艺	290
第一节 绰旺的好来宝《还是当艺人好》和 《枣骝马诉冤》	290
第二节 琵杰演唱的史诗《英雄格斯尔可汗》	295
第三节 毛依罕的好来宝《虚伪的社会》和《黑跳蚤》	298
第四章 民间故事	301
第一节 沙格德尔的故事	301
第二节 席尼喇嘛的故事	307
第三节 大青山抗日故事	310
第五章 戏剧	313
第一节 革命的戏剧活动和剧本创作	313
第二节 历史剧《小英雄铁木真》	317
第六章 诗歌	320
第一节 劳瑞仓卜和克兴额的诗歌	320
第二节 赛春嘎的诗歌	324
附录：参考书目索引	329

第一编 古代文学（？——1840）

社会文化概况

在我国多民族的大家庭中，蒙古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成员。很古以来，他们就生息在祖国的北方。从文献记载上看，早在公元前两千年到一千年间，称为鬼方、猃狁、獯鬻的原始部落，曾在这一带活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出现了匈奴和东胡两个部落联盟。随后又有柔然、突厥、回纥、黠戛斯、契丹等民族先后统治着北方的广漠草原。他们都以游牧为生，与中原农业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蒙古”这一名称最早见于《旧唐书》，书中称它为“蒙兀室韦”（《新唐书》则称为“蒙瓦部”，《辽史》称为“萌古”）。起初它仅是一个部落的名称，游牧于今额尔古纳河南岸一带，是室韦部落联盟的一个成员。十二世纪以前，蒙古部散布在鄂嫩河、克鲁伦河、土拉河的上游和肯特山一带。当时活动在北方草原上的还有塔塔儿部、翁吉刺部、汪古部、蔑儿乞惕部、斡亦刺惕部、克烈部、乃蛮部等。根据文献资料，蒙古族的主体部分是蒙古部和塔塔儿部，属东胡系统，是由室韦的一支发展而来的。.

后来“蒙古”部逐渐强大起来，到了公元十二世纪末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把蒙古各部统一起来，建立了蒙古汗国。从此，蒙古汗国所属诸部，不分蒙古与非蒙古，都用“蒙古”（忙豁勒）这一名称，作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蒙古族正式形成。

十一世纪以前，许多蒙古语系部落散居在漠南漠北的广大地区，口操各种蒙古方言，具有不同程度的经济、文化水平。他们基本上分为两大部落：草原游牧部落和森林狩猎部落。游牧部落从事游牧畜牧业，兼事射猎。主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马、牛、羊，居住在毡制的帐幕（蒙古包）里。他们与金国在边境的指定地点进行互市，以牲畜、马匹、毛皮换取中原出产的绢帛、铁器等手工业品。狩猎部落居住在北部大森林地区，史籍上称之为“林木中百姓”。他们住在用白桦树皮盖成的棚屋里，主要生活来源依靠狩猎及渔捞，并常以毛皮换取草原游牧民的畜产品。除此以外，还有一些邻近汉地的蒙古部落，如汪古惕、翁吉刺惕等。他们种秫、穄，以平底瓦釜煮食粳稻，受到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很大，史称“有土墙的百姓”。当时，全蒙古地区的各个部落已经广泛地使用铁器，手工业生产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能够制造有关畜牧业的各种器具，如压碾毛毡、制造皮条绳索、帐幕木架、大车、家具，以及马鞍、马具、弓矢、枪矛、刀剑、甲胄及其他武器等。

从最早的古代典籍《蒙古秘史》的记载可以看出，蒙古部的原始氏族社会从七世纪开始瓦解，出现了自由牧民、奴隶和奴隶主，私有制的个体游牧（阿寅勒）方式已经相当普遍。

到了十一至十二世纪，蒙古部的奴隶主之间连年混战，互相掠夺和杀戮不止，社会局面动荡不定。从十二世纪末期开始，蒙古族地区便完全陷入了“天下扰乱，互相攻劫，人不安生”的状态，生产遭到破坏，牲畜日渐减少，部落间的交换被阻塞，边境地区的互市也趋于停顿。因此，绝大多数蒙古人民渴望和平，期待蒙古走向统一。从此以后，以克鲁伦河及斡难河流域为中心，逐渐开始了蒙古诸部落结合成为统一整体的历史过程。生产的发展要求出现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有力地推动着蒙古族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蒙古部酋长铁木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登上了政治

舞台。

铁木真本来是奴隶主家庭出身。但是，他在蒙古部首领的互相斗争中，利用他的“那可儿”^①集团，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蒙古部人民要求统一的愿望，在民族统一战争中获得了奴隶、自由牧民和小奴隶主们的拥护和支持，最后战胜了其他各部首领，完成了统一全蒙古的事业。蒙古部的统一，封建制度的形成和国家的建立，使奴隶制下的奴隶转而成为封建制下的牧奴。这种生产关系的形成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铁木真统一各部之后，于公元一二〇六年在斡难河畔召开了忽里勒台（大聚会），被全体领主推戴为全蒙古的大汗，号称成吉思汗，建立了统一的蒙古汗国。新兴的蒙古封建制具有军事封建的性质，统治阶级在“各分土地，共享富贵”的贪欲推动下，从政权建立之初开始就对外实行军事扩张。对外扩张的过程，也就是扩大分封和建立“兀鲁思”（封建领地）的过程。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们在几乎整个十三世纪中都忙于对外用兵，四处征伐，建立起一个横跨亚欧、绵亘万里的蒙古大汗国。一二二六年，成吉思汗又率兵南下攻打西夏，翌年在围攻西夏京城中兴府时病死于清水（今甘肃回族自治县）行宫，时年六十六岁。

成吉思汗在世时，他统一全中国的预期计划未能完成。直到一二七一年，他的孙子忽必烈才入主中原，建立了元朝。忽必烈统一中国，结束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分裂割据局面，基本上奠定了我国现在的疆域基础。从此，西藏成为中央政权直接统辖的地区，云南等地边疆得到进一步开发，蒙古地方也划为中央政

① “那可儿”：成吉思汗为了夺取政权而集结起来的“盟友”。其成员包括支持他的奴隶主，投靠他并为他立了功勋的一部分牧民和奴隶。“那可儿”对成吉思汗负有服侍、保卫和随从围猎、一同征战的义务。彼此要“一个性命般的不相舍弃，做性命的救护”。

权的一个行政单位——岭北行省，所以说，元朝的建立对祖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对开拓祖国疆域，巩固祖国边防，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是，蒙古封建主的民族压迫及其与汉族地主、色目^①大商人联合的阶级压迫，特别是他们的对外军事扩张，又给全国各族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很快激起了各族人民的起义斗争。元朝建国不逾百年，便在人民斗争的熊熊烈火中于一三六八年被推翻。

元朝灭亡以后，元顺帝与蒙古封建主退回蒙古地区。漠南漠北再次陷入长期的分裂割据之中。明朝统治者不能以武力完全控制蒙古地方，也采取了离间蒙古封建主、制造内讧的政策，加剧他们之间的矛盾，以达到削弱蒙古封建主势力的目的。蒙古地区长期的封建内战，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人心思念统一；部分封建主也因彼此火并日渐疲惫，要求得到喘息的机会，于是达延汗就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于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一度重新统一了全蒙古。在这期间，蒙古社会的生产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并与内地中原建立了和平贸易关系。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在土默特部落首领俺答汗执政期间，蒙古对中原的和平贸易关系又有了进一步的扩大，农业和手工业也有所发展，同时修建了草原名城——板升城（今呼和浩特）。但是，整个明代的蒙古社会仍以各统治阶级之间相互争夺领地、权位、人口和牲畜的内战为其显著特征，社会矛盾主要是汗、济农、台吉、太师等封建统治阶级对普通人民进行残酷的掠夺和剥削，人民反对封建压迫的斗争蓬勃发展。为了躲避战乱和生存下去，成千上万的人民从一个领地逃到另一个领地，社会动荡一直持续不断。

十七世纪初叶，满族崛起于我国的东北。满族统治者为了免

① 色目：对我国西北地区各民族、中亚回人、钦察人以及从东欧来的外国人的总称。

除后顾之忧和利用蒙古族的兵力，于一六三四年战胜了林丹汗，征服了漠南蒙古地区。清朝建立以后，自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中叶，又发动了对喀尔喀和额鲁特长达六、七十年的战争，最后统一了全蒙古。清朝统治者为了加强其统治，除以爵禄羁縻蒙古王公贵族，使之成为统治蒙古人民的工具而外，还在原来分割割据的基础上设置互不相属的盟旗，以“盟旗”制度对蒙古各部实行分而治之，并大力提倡喇嘛教以麻痹人民的斗志。

清朝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结束了蒙古地区的割据状态，客观上也有利于蒙古社会的发展。从此，蒙古地区进一步加强了和内地的联系，实现了各族人民之间经济文化上的密切交流，促进了民族内部多种经济形态的发展，农区和半农半牧区扩大，商业与手工业经济以空前的规模建立起来，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城镇。

蒙古人在长期的社会斗争和生产实践中创造了悠久的文化。早期的民族文化中，歌谣、音乐、舞蹈是三位一体地结合在一起的。古代蒙古人在征服自然和参加部落战争时，向来“习为歌唱”，各式各样的劳动歌、祝赞词、好来宝、战歌等特别发展。著名的《马可波罗行纪》曾记载了两军对垒时蒙古军队集体高唱战歌的雄壮场面。《蒙古秘史》则描写了大汗即位时部众狂欢舞蹈的热烈景象。十二、十三世纪时，随着民族统一的实现，社会历史的发展，音乐舞蹈曾经鼎盛一时。乐器有战阵用的大鼓（牛皮鼓）及胡笳，有萨满教念咒用的仪鼓（小鼓）、锣、拍板和祭祀仪式上用的“忽兀儿”（胡琴）。在宫廷和民间普遍盛行各类舞蹈和角抵（摔跤），以及打球娱乐等等。元朝以后，建筑艺术也随着草原城镇（如成吉思汗时代的哈刺和林，元代的大都、中都，明代的板升城等）和寺庙的兴起而获得了发展；佛教壁画、雕刻，人物画和景物画（如明代阿拉坦汗入京长卷）也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元代全中国大一统局面的出现，国内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日益加深，以及沟通了东西

方经济文化的渠道，蒙古族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重要标志之一是蒙古文字的创制。在蒙古族形成以前，有些部落中就已经开始使用契丹文字。成吉思汗建国以后，又曾经使用畏兀儿（维吾尔）字母来拼写蒙语。同时还使用过汉字。到了忽必烈时代，藏族喇嘛八思巴创制了一种蒙古新文字，即八思巴字，但是这种文字不适合蒙古语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尽管官方极力推行，却始终未能广泛使用。十四世纪初年（一三〇七年），语言学家搠吉斡节儿在总结使用畏兀儿字母及其他文字的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了今天通行的蒙古文字。此后，语言的研究也大力开展起来，语言学家编纂了许多语法书籍和大型辞典。蒙古族的医学和历算也有了很大的进步，清朝优秀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明安图，就在祖国数学史上作出了有益的贡献。旗扎萨克托旺著述的《谋生鉴》一书，则是古代蒙古族最好的一部经济学著作。此外，蒙古族人民还向汉族学会了镂版刻书的艺术，印刷术使蒙古文化的发展前进了一大步。

古代蒙古族文学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从原始社会到民族统一时代，产生了不少影响深远的作品。在原始的蒙古各部落中，诸如神话、传说、歌谣、祝词、赞词，以及具有独特形式的英雄史诗等口头文学，已经大量产生并流行起来。但是当时蒙古文字尚未产生，加上历史上不断的战争和游牧生活的不稳定性，这些产生自远古时代的文学作品真正流传下来的为数很少。有很小的一部分虽然保留下来了，它们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也都产生了某种变异。不过，经过仔细的分析鉴别，我们仍然可以从这类作品中窥见古代社会的概貌，譬如人民的原始劳动生产和风俗习惯，他们的自然崇拜观念和宗教信仰，氏族社会的某些遗迹等。这些早期的文学虽然比较幼稚、简单，却都是产生自人民的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劳动牧民的理想和愿望。如充满传奇色彩的英雄史诗（民间俗称“镇压蟒古思的故事”）就是产生繁荣在原始氏族社会和奴隶社会初期的民族文艺形式。其中

以瑰丽多彩的短篇和中篇史诗为数最多，另外还保存下来两部著名的长篇传记史诗《江嘎尔》和《格斯尔可汗传》。英雄史诗通过浪漫主义的夸张想象反映了蒙古各部统一以前的部落战争，赞美古代人民保卫草原故乡，战胜灾害和恶魔的英雄气概，成为历代蒙古族人民特别珍贵的文学遗产。

从十三世纪开始，蒙古族开创了书面文学的新纪元。《蒙古秘史》是公元一二四〇年写成的一部著名的传记文学作品，对于研究蒙古族历史、文学和语言都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这部书站在新兴封建阶级的立场上，歌颂了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封建贵族统一民族的历史功勋，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人民群众要求统一、发展生产的愿望。这部书中既有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也有优美动人的故事和诗篇，具有早期传记文学的鲜明特点。这部书的出现为中国史学和文学宝库增添了一份奇珍瑰宝，是蒙古族对祖国古代文化的一个突出的贡献。在《蒙古秘史》的影响下，以后几百年间形成了一种“文史不分”的历史文学创作传统。明朝罗卜桑丹津的《黄金史》^①，清朝初年萨囊彻辰的《蒙古源流》^②和拉喜朋楚克的《水晶珠》^③等，在著

① 罗·《黄金史》：罗卜桑丹津主编的一部蒙古史书，约成书于明代末年。该书的前半部除增添了《征服三百泰亦赤兀惕人》、《孤儿传》、《箭简士阿尔戈聪的传说》等民间作品外，绝大部分重复了《蒙古秘史》的内容，从《蒙古秘史》的二百八十二节中引录了二百三十四节。后半部比较系统全面地记载了从毕力格图汗到林丹汗为止的编年史。罗·《黄金史》虽为历史著作，但其中有些章节也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② 《蒙古源流》：萨囊彻辰于十七世纪中叶（1662）写成的蒙古历史巨著，记述了从成吉思汗迄于林丹汗为止的近三百年的蒙古史，对明代蒙古历史的记述尤为详尽。

③ 《水晶珠》：又称《水晶数珠史》，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右旗协理台吉拉喜朋楚克编写的历史著作，成书于清乾隆年间。